



黄泥街

肖涛

月光打磨的冰刀
黄昏五点半
迷雾
统辖了整个雨城
漫过亘古如斯的房顶
牲畜群一样
默默驶出矿坑
经过灯
又疏远真理
它们不想介入
光影叙事的核心
喉咙牵着
一根四处躲藏的嫩芽
就像老山羊
把命运拴在贪婪的草上

找寻一块石头

陶雪亮

它在埠头的白浪下
有些平坦。因流水的抚摸
比八九岁、光着身子抹了肥皂的我
还滑溜

那是记忆中留存,唯一一次
母亲给我洗澡

我的小手,紧攥母亲的衣襟
生怕滑入近在咫尺的水潭
母亲看出我的胆怯,笑着说:
“有妈在,怕啥?”
我是看见人世的不可抵挡之物吗
依然那么紧紧、紧紧攥着不放

可我两手空空,依然
没能攥住我的母亲……

四十年后,当我重新来到这里
当年的见证者一一
抚摸过我的水,不知流往何方
母亲,亦不知转世何处
石头缄默不语
我已不能确认,我坐过的,是哪一块

岁月漫漶,多少事
早已死无对证……

在署网,追赶草垛之色

洪峰

就像现在所看到的:
人字尖上呈现的金黄,侧面的鹅黄
下半部的橙黄,和在田野上斜拉出的草黄阴影

在这个暖阳扑面的冬日,在署网
这群高矮不一的干草垛
像父亲一样挺直腰杆,也像父亲一样沉默寡言

它们笔挺地站在田野和阡陌上
对日照毫不设防
从晨曦到黄昏,色彩不断地变化

醒来的炊烟,在上空袅娜散开
老人们,背靠草垛聊着家常
一群乡村的土狗,在底下钻出钻入

“太阳下得那么快,我追不上它”
只有这样的草垛之色,才会让十九世纪的莫奈
从那年的秋天,一直画到翌年的初春

家 园

兰秉强

在外围打转
熟悉事物总会不期而遇

从青年桥走青年路,照相馆、小学校
走错一处,就得到一处

记忆变细的时候,行人投来目光
——粘乎乎! 我们签下名字,胖胖的

脚底的红泥壤,接近慈祥
老街醒了,亮堂堂的眼

聊起很多事,包括古典主义的生活经验
乡音,像指缝间的阳光一样温暖

胸膛里的陈年压抑,喊了一声
又一声

捂热一粒词语,家园就像一个老郎中
为多年疼痛,开出一剂药方

开 土

丙方

有人刨开土地
挖出秋日埋藏的葡萄藤
它们看起来,更像是——一截截枯木
和生命的体征,相去甚远

尘土依旧飞扬,许多隐秘的躁动
都在等待一场春雨,连同被埋葬的春天
抽出芽穗,撑起一大片绿荫
有微微的颤动

沉默底下,盘根错节
深不可测的触角
会听到水,还有渐渐近了
自己

虚空之下

吴梅英

我一定来过这里,传说中的广济寺
苔痕蔓延,木叶在风中凋零
你幻化了人形,野果子般的眼神
清亮,灵动,忽而隐现
长发拂过身边的流水
寺庙的钟声,突然敲响,仿佛瞬间的醒悟
啊,请原谅我的迟误
原谅我,混沌不开的秉性
我没能赶上山石初开,石块睁开今世的眼
匍匐脚下,通天的路途,仿佛就在冰凉的额头
我也没能赶上明朝日出
没能赶上经霜的暮年,脚步迟缓
但我毕竟赶上了这个午后,赶上你
缓慢的经声
流岚与虹霓,有太多的美好
清风从脚踝绕过,松针在眼底金黄
对面山上,阳光从天外涌来
空空的喧响,我低头,就看脚下石阶
命定的脚印,是否还能够抵达?
你无数次写到的广济寺,在天上,也在人间

晚 安

小雪

认同说法
最好的选择是再来一回
真相的本质,一说谎就会漏洞百出
我收拾着残羹
抹去餐桌、椅子、地面的灰尘
“擦不干净的。”
有个声音在告诫

过去的、未曾来的灰土
突然张开吸盘
复制着每一个角落
忘记阻碍
不失为上策,我们需要耐心

“飞上天,是风决定了它的高度和方向。”
你藏在酒杯里
叙述着他的故事
夜一如既往
沉睡

遗 落

蒋欣

金黄色的稻草
长在山里的绿的紫的甜的酸的要的小野果
夹杂着青草的泥土味的风
扎窝在松树顶上爱去田里吃泥鳅的白鹭
清澈的山泉水
流淌着月光
碎了星星,一闪一闪

在村口
我遇到了担着篮子
给八家孙子孙女们送月饼的外公
那时候的月饼,真大
一筒十个
总也吃不腻

蟋蟀和青蛙叫到早上
公鸡打鸣
住在半山腰的爷爷家的小狗
总喜欢跑下来迎接我
舔着我的手
小尾巴摇啊摇,摇个不停

后来,我去了城里
那些在田间地头飞舞的萤火虫
突然就不见了